

風神

果然

朋友，你認識風，見過風嗎？

它無形無體，無影無蹤，看不見又摸不著，可是它的風貌，它的喜怒哀樂，通過有形的物體，無時不在體現它無形的存在。

搖曳的樹枝，是風對綠葉的微笑。

飄落的敗葉，是風對衰老的歎息。

盛夏酷暑中，我們仰望風的高傲，只能在扇葉的旋轉中乞求風的恩賜。

嚴寒隆冬中，我們畏懼風的冷酷，只能用緊閉的門窗來擋住它的蹂躪。

沒有飄逸的長髮，我們不知風的美麗。

沒有招展的旌旗，我們哪識風的莊嚴。

風車揚出農民豐收的喜悅，風鈴喚醒童年美好的記憶。

風韻透出女人修養的深淺，風度量出男人內涵的高低。

漫天的揚沙是風對綠的煩惱，凋零的白幡是風對死的哀悼。

沸騰的海嘯，讓我們聽到風蕩滌醜的怒吼。

拔地的大樹，讓我們看見風鞭笞惡的震怒！

風，嘲笑牆頭草的堅定，給衝浪者鼓起揚帆的勇氣。

山雨欲來風滿樓，是棄舊迎新的前奏。

風聲鶴唳萬事休，是更新萬物的警示！

大風起兮雲飛揚，風吹草低見牛羊。

春風送暖百花開，西風凜冽北風寒。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風馳電掣；風雲突變；風起雲湧；風捲殘雲；風吹浪打；風吹草動；風平浪靜……

暖風；柔風；清風。

山風；江風；海風。

微風；大風；狂風。

颱風；颶風；龍捲風……

這多彩的風姿，變幻的風貌，就是風神無形的思想，無體的意志在人世間有形的展現！

阿公的日曆

亞卉

年已經過了，我們還沒有把日曆拿回去給阿公。

爸媽每年在年尾時都會去要份日曆，帶回去給住在鄉下的阿公。這次因為諸多雜事耽誤了。

車在房子前面停下來，我望向屋內，看到在屋內坐著的老人，正透過窗戶的老舊玻璃凝視著外面發生的事情。但直到我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進去叫聲「阿公！」時，他仍沒有認出我來。隨後進來的爸爸他倒是馬上就認出來了，移著小碎步走過來，臉上好像還是原來的表情，但周遭的空氣忽然變得鮮明奕奕起來。

我環視屋內，一副嶄新的日曆正正的挂在牆壁上，不顯眼的角落還有一份月曆。阿公說因為年就到了還等不到日曆，只好叫親戚去別處拿一份來用。

爸趕快將帶來的日曆拆開呈上。是最普通的那種日曆，薄薄的紙面光滑得像是有層蠟打過、頁面分成上下二半，上面是大大的阿拉伯數字、下面印著大大的工廠名號，怎麼看都與牆上挂的差不多，頂多字大點而已。但阿公看著手上那份日曆，露出笑容，彷彿終於又遇到老朋友似般的開心。

爸將日曆換上，撕掉兩頁。阿公問：「今天二號了嗎？」我看了下原來那份日曆，是二日沒錯。

阿公想為那份換下來的日曆找出路，問我們用不用。阿公愛用日曆更甚於月曆，因為一天撕一張，不會弄錯日期，月曆一張裏有三十、三十一格，要記得今天是哪格這個額外的記憶對老人家來說已經是個負擔，輕微的帕金森症使阿公瞬間即忘眼前事。

有次阿公去領老人年金，辦理人員問他：「阿伯，你不是早上剛來領過了嗎？」「噢，我來領過了嗎？」阿公就又回家了。

我不去多想，阿公撕日曆時，是否也會如此，心裏老惦記著每天要撕日曆，卻忘了自己今天是否已經撕過，所以過不多時再去撕一張，導致到最後還是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夕。其實，今天是何日對個過目即忘的老人家來說，也許不再那麼重要。日曆之於阿公，可能已不在於報日的功用，而是在一切可能將逐漸忘卻的日子裏，陪伴著他履行生命永恆的規律。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裡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來去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裡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並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除徘徊外，還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著。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著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裡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裡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著清臞而微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待我停妥了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了——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藤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煙灰缸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畫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聲音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眯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裡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噁喀噁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聽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我安靜地靠牆坐在稍遠處，啜飲杯中微涼的茶，想要超然而客觀地欣賞那一幕情景，卻終於無法不融入兩位老師的感應世界裡，似乎也分享得他們的喜悅與友誼，也終於禁不住地眼角溫熱濕潤起來。

日後，臺先生曾有一詩讚賞《清畫堂詩集》：

千首詩成南渡後，

精深雋雅自堪傳。

詩家更見開新例，

不用他人作鄭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這個小小的第三者，似乎一生下來就得到父母的鍾愛，在她嘸著小嘴唇甜蜜睡覺的時候，在她睜開烏黑的眼睛凝視燈光的時候，在我們發現她臉上有顆小黑痣的時候，那種生活的溫馨！

但是她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生活問題。她的小被窩裡好像有一部小印刷機，印出一份一份淺黃深黃潮溼溫和的尿布。我們一份一份接下來，往臉盆裡扔。因此，阿釗的眉頭皺了，阿釗的胳膊酸了，阿釗的脾氣壞了。她的印刷機使我們的臨時佣人吃不消了。

我們的臥室開始有釘鏈的響聲，鐵絲安裝起來了，一道，兩道，三道，四道，五道，六道。她的尿布像一幅一幅雨中的軍旗，聲勢浩大的掛滿一屋。我們在尿布底下彎腰走路。鄰居的小女孩來拜訪新妹妹，一擡頭瞧見那空中的迷魂陣，就高興得忘了來我家的目的。書桌的領空也讓出去了，我這近視的寫稿人，常常一個標點點在水上，那就是頭上尿布的成績。

一切都在改變，而且改變得那麼快。我們從前那種兩部車子出門，兩部車子回家的公務員生活樂趣被破壞了，但是我們卻從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我們可以捏捏嬰兒的小手，像跟童話裡的仙子寒暄，可以撫摸她細柔漆黑的髮絲，可以在澡盆裡踩水像一個小青娃，可以在她身上聞到嬰兒所專有的奶香味，在她那一張甜美的小臉兒前面，誰還去回憶從前的舊樂趣？

這小嬰兒會打鼾，小嗓子眼兒裡咕嚕咕嚕響。她吃足了奶會打嗝，會伸個懶腰打呵欠，還會打噴嚏。我們放在床頭的育嬰書上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們享受她給我們的一切聲音，這聲音使我們的房間格外溫暖。我們偷看她安靜時候臉上的表情，這表情沒有一絲愁苦的樣子。

她佔用我們的半張床，但是我們多麼願意退讓。她使我們半夜失眠，日間疲憊不堪。我們卻覺得這是人間最快樂的痛苦，最甜蜜的折磨，但願不分晝夜，永遠緊緊擁她在懷裡！

窗外冷風淒淒，雨聲浙瀝，世界是這麼潮溼陰冷，我們曾經苦苦的盼望著太陽。但是現在，我們忘了窗外的世界，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太陽了。小太陽不怕天上雲朵的遮掩，小太陽能透過雨絲，透過尿布的迷魂陣，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外殼，暖烘烘照射著我們的心。

我多麼願意這麼說：我們的小太陽不是我們生活的負擔，她是我們人生途中第一個最惹人喜愛的友伴！

荖濃溪畔的六龜

劉克襄

冬初時，前往六龜旅行，是要去圓夢的：因為在台灣自然誌的光譜中，六龜是最亮的一顆。

我隨身攜帶了兩個背包。小背包掛在肩上，裡面擺著地圖、衣物、望遠鏡和鳥類圖鑑，輕盈而無負擔；大背包卻扛在心上，存藏著百年來各類有關六龜地區的自然人文，沉重得難以負荷。

凌晨，我和同事小曾從台北南下，抵達六龜時，正逢清晨的霧雨，這是欣賞六龜的好時機。陰雨的六龜曾被譽為台灣的桂林。一百年前，英國攝影家湯姆生扛著笨重的攝影器材，抵達荖濃溪西岸，仰望十八羅漢山時，就如此讚歎：「二百公尺高的連續險岸聳然壁立，俯瞰著乾河床，成為筆墨難以形容的迷人風景。」；「世界上已難有一地，能指望比台灣的自然環境更好了。」荖濃溪源自北邊的玉山，穿越我們島上最晚探勘的南玉山區，流經這裡時，將大地劃分成二個世界。百年前，東岸仍然是布農族的國土，西岸到月世界的惡地形才散居著平埔族，與漢人混居。但百年後，走在六龜的街上，誰是平埔族的後裔已難辨識。溫馴、誠實的平埔族早被漢人同化，對岸的布農族也遷移了，部落舊址杳然無存。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旅行方式。我們搭乘這世紀對自然最具威脅性的交通工具——汽車，帶著透過車窗所擁有的、了無意義的地理印象，輕易渡橋；然後，換搭林試所的吉普車，前往十五萬分之一地圖仍然沒有登記的南鳳山。地圖上雖然沒有姓名，南鳳山可是小巨人，海拔高達一千七百公尺。頂峰旁的小屋，像隻赤腹山雀般，小巧地偎在它的肩上。今晚，我們準備在那裡與森林過夜，明晨再翻山去扇平。

鳥畫家何華仁，戴著野鳥學會的迷彩帽，站在一座小橋，等候我們。瘦小的他，才在六龜蟄居一年，如今卻是最熟悉這裡動物地理相的人。過了橋，吉普車吃力地爬上陡坡，顛簸地穿過濃霧的林間小道。

車上，除了司機，我們三位旅行者，還載著兩天的口糧：粗麵、麵筋、瓜子肉罐頭。台灣的山上已有太多垃圾，隨身只帶這些吃的東西，夠了。

吉普車穿過山黃麻的山麓，進入台灣杉的世界；我們正經過典型的台灣中海拔。日子入秋，檸檬桉正要嘩然落葉，仍有其他草木勇敢地迎向寒冬的天空。每處山坡都有裡白蔥木傲然盛開的金黃圓椎花叢、山芙蓉熱烈綻放的粉紅花蕊，它們使入冬的山有朝氣蓬勃的錯覺。南部的森林大抵是這樣，總覺得少了一個冬天。

在四濺的水花中，往事歷歷，掠上心頭。我想起小時候通學，上下學都得行經父親上班的鄉公所旁。常常下課後，筋疲力竭，便轉進爸爸的辦公室，等他下班，用腳踏車送我回去。父親的同事，不拘老小，見了我必高聲大喊：

「嗨！天送兄，你那撒嬌女兒來了。」

父親總是喜孜孜的迎上來，幫我提過沉重的書包。當時，我那身淺藍襯衫、深藍褶裙的臺中女中制服想是給父親帶來許多榮耀的，畢竟鄉下地方，能考上臺中一流的女中的，是鳳毛麟角。我每回去，他總是講話特別大聲，動作特別誇大，故意問我考試成績如何，而當時正值叛逆期的我，總是故意不讓他的虛榮得逞。父親是極珍愛我們父女同騎腳踏車，碾過長長的歸途的那段時光的，而我，其實手攬著父親清瘦的腰身，也為著有這麼位玉樹臨風般的父親而感到無限快樂。然而，我卻緊緊抓住父親掩飾不住的弱點，當他熱切的問我：

「明天，還來辦公室等我嗎？」

我總是矯情地拿喬，故作猶豫地說：

「不一定啦！明天再看看！」

當年那種對擁有父親全然的寵愛的自信滿滿的模樣，想來亦正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

當我大學畢業後，開始做事賺錢，父親一直走在前頭引領我前進。當我還是助教時，他已向外宣稱女兒擔任講師，研究所剛畢業任講師，他馬上主動幫我升等為副教授，我一路追趕不及，有時也不免停在路邊喘息埋怨。然而，小時候愛臉的我，不也曾因父親初中的學歷不夠光彩，而幾度向同學們宣稱父親是高級中學畢業嗎？有一回，甚至差一點偽造文書，在學校發下的表格上父親的「職務」欄內，主動為他升級為「課長」，只為嫌棄小小「課員」，在同學間擁有顯赫頭銜的爸爸群裡，實在太過寒碇。二十多年的歲月飛逝，昔日看不破虛名的小女兒在水深浪闊的十里紅塵中翻滾浮沉過後，已逐漸領悟素樸澹定的丰采，反倒蹣跚步蹣跚的老父卻回首眺望繁華虛幻的海市蜃樓。

風霧器裡，終於再也擠壓不出任何水花。我頹然放下，跌坐在祭壇前的泥地上，和父親四目相視。人人都說兄弟姊妹中，我長得最像父親，長臉孔、挺鼻梁、薄脣、尖下巴，他們看到的是容貌，我知道的卻是看不見的心思，自小我便是父親如影隨形的小跟班。如今，形之不存，影將安附？

在父母的觀念中，過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民國四十年許，我們從大陸遷臺，不僅保留了故鄉過年的儀節規矩，也同時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習俗；我孩童時代的過年便顯得異常熱鬧忙碌。

母親對於北方過年的講究十分堅持。一進臘月，各種醃臘風乾的食物，便用炒過的花椒鹽細細抹過，浸泡了醬油，用紅繩穿掛了，一一吊曬在牆頭竹竿上。用土罈封存發酵的豆腐乳、泡菜、糯米酒釀，一缸一甕靜靜置於屋簷角落。我時時要走近去，把耳朵俯貼在罈面上，彷彿可以聽到那平靜厚實的穩重大缸下醞釀著美麗動人的聲音。

母親也和鄰居本地婦人們學做了發粿和閩式年糕。

碾磨糯米的石磨現在是不常見到了。那從石磨下汨汨流出的白色米漿，被盛放在洗淨的麵粉袋中，紮成飽滿厚實胖鼓鼓的樣子，每每逗引孩子們禁不住去戳弄它們。水分被擠壓以後凝結的白色的米糕，放在大蒸籠裡，底下加上徹夜不熄的熾旺的大火，那香甜的氣味，混雜著炭火的煙氣便日夜彌漫我們的巷弄。放假無事的孩童，在各處忙碌的大人腳邊鑽竄著，驅之不去，連那因為蒸年糕而時常引發的火警、消防車噹噹趕來的急迫和匆促，也變成心中不可解說的緊張與興奮。

早年臺灣普遍經濟狀況並不富裕的情況下，過年的確是一種興奮的刺激，給貧困單調的生活平添了一個高潮。

在忙碌與興奮中，也夾雜著許多不可解的禁忌。孩子們一再被提醒著不准說不吉祥的話。禁忌到了連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聯想也被禁止著，單方面的禁止孩子，便不生什麼實際的效果，母親就乾脆用紅紙寫了幾張「童言無忌」，四處張貼在我們所到之處。

母親也十分忌諱在臘月間打破器物，如果不慎失手打碎了盤碗，必要說一句：「歲歲平安。」

這些小時候不十分懂，大了以後有一點厭煩的瑣細的行為，現今回想起來是有不同滋味的。

遠離故土的父母親，在異地暫時安頓好簡陋的居處，稍稍歇息了久經戰亂的恐懼不安，稍稍減低了一點離散、饑餓、流亡的陰影，他們對於過年的慎重，他們許多看來迷信的禁忌，他們對食物刻意豐盛的儲備，今天看來，似乎都隱含著不可言說的辛酸與悲哀。

杏黃色的月亮在天邊努力的爬行著，企望著攀登樹梢，有著孩童般的可愛神情。空氣是多熱的，透過紗窗——這個綠色的罩子，室中儲蓄了一天的熱氣猶未散盡，電扇徒勞的轉動著。桌上玻璃缸中的熱帶魚，活潑輕盈的穿行於纖細碧綠的水藻間，鱗片上閃著耀眼的銀光，——這是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點綴了，這還是一個孩子送來的，他的臉上閃爍著青春的光彩，將這一缸熱帶魚放在桌子上：「送給你吧！也許這個可以為你解解悶！」

魚鱗上的銀光，在暮色中閃閃明滅，她想，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嗎？閃爍一陣子，然後黯然了，接著又是一陣閃光……，但誰又能說這些細碎的光片，能在人們的眼前閃爍多久呢？

杏黃月漸漸的爬到牆上尺許之處了，淡淡的光輝照進了屋子，屋子中的暗影挪移開一些，使那冷冷的月光進來。

門外街上的人聲開始嘈雜起來，到戶外乘涼的人漸漸的多了，更有一些人湧向街口及更遠的通衢大道去，他們的語聲像是起泡沫的沸水，而隔了窗子，那些「散點」的圖案式的人影，也像一些泡沫：大的泡沫、小的泡沫，一些映著月光的銀色泡沫，一些隱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時而互相的推擠著，時而又分散開了，有的忽然變大了，閃著亮光，有的忽然消失了，無處追尋。

忽然有個尖銳而帶幾分嬌慵的聲音說：「月亮好大啊，快照到我們的頭頂上了。」接著是一陣伴奏的笑聲，蒼老的，悲涼的，以及稚氣的，近乎瘋狂的：「你怕月亮嗎？」玻璃缸中的熱帶魚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街上的嘈雜的人語聲、歡笑聲暫時沉寂了下來。誰家有人在練習吹簫，永遠是那低啞的聲音，重複著，重複著，再也激揚不起來了。月亮也似仍在原來的地方徘徊著，光的羽翼在到處撲飛。門外像有停車的聲音，像是有人走到門邊……她屏止呼吸傾聽著。那只是她耳朵的錯覺，沒有車子停下來，也沒有人來到門前，來的，只有那漸漸逼近的月光。

月光又更亮了一些，杏黃色的，像當年她穿的那件衫子，藏在箱底的已多久了呢，她已記不清了。

沒有開燈，趁著月光她又將桌子上的那封老同學的信讀了一遍，末了，她的眼光落在畫著星芒的那一句上：「我最近也許會在你住的地方路過，如果有空也許會去看看你。」也許……也許……她臉上的笑容，只一現就閃過去了，向那些熱帶魚的鱗片，倏忽一閃，就被水草遮蔽住了。

水草！是的，她覺得心上在生著叢密的水草，把她心中那點閃光的鱗片，那點希望都遮住了。

玉山來去

陳列

我一次又一次走入山區，在玉山頂碎裸的岩石間踱步，時而環顧那些既殊形詭狀又單純重複疊置著淡入遠天或浮露於閒雲間的峰巒，當世界遼闊清亮的時候；而當風生雲湧，冷氣颼颼刺痛著我寒凍的臉孔，所有的景物和生命跡象又都急急隱沒了，甚或細密的雨陣排列著從某個方位橫掃而來，夾著風與霧，消失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谷和森林。清明中見瑰麗，晦暗動盪中更仍是大自然無可置疑的巨大與神奇。

我於是開始漸能體會學者所說的台灣這個高山島嶼的一些生界特質了。

真的，假如沒有這些攢簇競立的大山長嶺，台灣的幅員將顯得特別狹小，不見高深，風景則變得平板單調，沒有豪壯氣勢與豐富的姿采，而人與其他生物也勢必有著迥異於目前的生息風貌的吧！

對於生界的特色，氣候是關鍵性的決定因子，而對於台灣的氣候，我眼際裡的這些重重高山，正有著莫大的正面作用，像一道道相倚並峙的屏障般，在冬夏兩季期間，分別攔下了來自東北與西南的季風氣流，使得島上年年都有充沛的雨水，孕育出蒼翠的森林，並將全島滋潤得難見不毛之地。座落於島上中央地帶的整個玉山國家公園，也因而成為台灣最重要的集水區。濁水溪、高屏溪和東部的秀姑巒溪這三條台灣島上的大水系，都以這裡為主要的發源地。

台灣山勢的崇高，也使溫度、氣壓和風雨都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呈垂直變化，在海拔不同的地區造成極其明顯的氣候差異，使原屬亞熱帶短距離緯度內的台灣，出現了寒溫暖熱的諸種氣候型。動植物的類型，當然也就隨海拔位置的不同而大有變異。

台灣垂直高度近四千公尺，從平原走上玉山頂，就氣候和草木的變化來說，微地形、微氣候和微生態系姑且不論，大略等於從此地向北行四千里，一個小島竟有如此紛歧的氣候型和生態系，這又是世界難有其匹的。

台灣就是一座山，一座從海面升起直逼雲天且蘊藏著豐富生命資源的巍巍大山。這是造化奇特的賜予。我們大部份人大部份時間就在它的腳下生聚行住。我在玉山地區三番兩次進出逗留，總覺得自己已走進它的源頭了。

城南舊事(節錄)

林海音

駱駝隊來了，停在我家的門前。

它們排列成一長串，沈默的站著，等候人們的安排。天氣又乾又冷，拉駱駝的摘下了他的氈帽，禿瓢兒上冒著熱氣，是一股白色的煙，融入乾冷的大氣中。爸爸在和他講價錢。雙峰的駝背上，每匹都馱著兩麻袋煤。我在想，麻袋裏面是「南山高末」呢？還是「烏金墨玉」？我常常看見順城街煤棧的白牆上，寫著這樣幾個大黑字。但是拉駱駝的說，他們從門頭溝來，它們和駱駝，是一步一步走來的。另外一個拉駱駝的，在招呼駱駝們吃草料。它們把前腳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來。

爸爸已經和他們講好價錢了。人在卸煤，駱駝在吃草。我站在駱駝的面前，看它們吃草料咀嚼的樣子，那樣醜的臉，那樣長的牙，那樣安靜的態度。它們咀嚼的時候，上牙和下牙交錯地磨來磨去，大鼻孔裏冒著熱氣，白沫子沾滿在鬍鬚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齒也動了起來。

老師教給我，要學駱駝，沈得住氣的動物。看牠從不著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總會走到的，總會吃飽的。也許牠們天生是該慢慢的，偶然躲避車子跑兩步，姿勢很難看。

駱駝隊伍過來時，你會知道，打頭兒的那一匹，長脖子底下總會繫著一個鈴鐺，走起來，「鐺、鐺、鐺」的響。「爲什麼要一個鈴鐺？」我不懂的事就要問一問。爸爸告訴我，駱駝很怕狼，因爲狼會咬牠們，所以人類給牠們帶上了鈴鐺，狼聽見鈴鐺的聲音，知道那是有人類在保護著，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靈中卻充滿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對爸爸說：「不是的，爸！牠們軟軟的腳掌走在軟軟的沙漠上，沒有一點點聲音，你不是說，牠們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聲不響地咀嚼著從胃裏倒出來的食物嗎？一定是拉駱駝的人類，耐不住那長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給駱駝帶上了鈴鐺，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說：「也許，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過完了，春天就要來，太陽特別地暖和，暖得讓人想把棉襖脫下來。可不是麼？駱駝也脫掉牠的舊駝絨袍子啦！牠的毛皮一大塊一大塊的從身上掉下來，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們剪一剪，因爲太不整齊了。拉駱駝的人也一样，他們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脫下來了，搭在駱駝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烏金墨玉」都賣了，鈴鐺在輕鬆的步伐裏響得更清脆。

遠在花蓮警界工作的弟弟，每隔幾個月回來一次。每次回來，母親就會管這管那，告誡他要清廉、要正直……如果弟弟頭髮過長，母親就會催他去理髮，催不動，便親自帶著他去村中的理髮店，非要弟弟理平頭不可，弟弟常常笑著說：想要跟一下流行都不行。而母親說：自己不能管好自己，怎麼管別人？

父親去世之前，母親每天只顧辛勤的工作，悉心照顧我們的生活。父親去世後，母親兼起父職，雖然一個大字也不認識，對我們生活上的照顧，仍悉心如昔，但對我們的管教，卻比父親更加嚴格。母親說：失去父親的孩子，更要知道上進，你們如果有誰學壞了，我怎麼對得起你們死去的父親。

父親去世後隔一年。大哥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回來帶大嫂和姪女赴美，第一天就當著來探望大哥的親友面前，挨了母親不少的訓斥，從大哥不男不女的長頭髮，唇邊留派頭的鬍子，訓到抽香煙，大哥聽著訓斥，一句話也不敢吭聲，只是訕訕的苦笑，隔天便趕緊去將頭髮剪短，短髭刮掉，在家幾天，當然不敢再當著母親的面，大大方方抽煙了。

最令母親操心的，還是弟弟。弟弟的個性比較好勇倔強，照他自己說，是富有正義感，好打抱不平。父親去世時，正是他初中踏上高中的階段，情緒極不平和。住宿在外，常和一些所謂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成群結黨，打架滋事，甚至和老師爭吵，一個學校轉過一個學校。

起初，我們都唯恐母親傷心，將弟弟的行為瞞藏起來，儘管多麼憂慮，只能暗中勸導他，但這時弟弟正年輕氣盛，誰的話也聽不進去，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一次供應他的費用，替他辦轉學，說盡道理給他聽。

直到有一年春節，堂弟和村中少年發生爭吵而挨揍，弟弟竟拿出藏在他夥伴家的木刀，去找對方算帳。因為是在村中，事情也鬧得太大了，怎能再瞞住母親？但也幸好讓母親知道了，及時出面制止，才未演成嚴重的後果。

事後聽弟弟的夥伴說，弟弟常告訴他們，全天下他誰都不怕，就是怕母親，怕母親傷心。前面一句話，當然是逞英雄的少年口氣，後一句卻是實在話。我們既然知道了弟弟最怕母親，勸他不聽時，便以「告訴母親」來警告他不可再遊蕩生事，要專心向學，而母親自這件事後，非常痛心，常抽空去弟弟租住的地方看一看，對我們的管束，更不放鬆，弟弟也逐漸收斂了他的野性，才能完成高中學業。

討海人

廖鴻基

阿山更年輕，不到三十。他什麼魚都抓，放網、放釣、潛水……他用大部分時間待在海上，好像他擁有可以揮霍的無窮青春和體力。

很少看他穿衣服，不管在海上或是岸上，整個夏天他就只穿一條黑色短褲。他的頭髮像雄的鬃鬣，好像泡了太多海水，老是蓬鬆鬆張舉著。

有一陣子，阿山發現魚販攤子擺著他捕抓的一條魚，魚的售價是他在魚市場拍賣所得的一倍多。阿山他說：「哼——自己來賣。」他去整理了一輛小貨車，學魚販在貨車上糊造一個纖維魚箱，他抓到的魚不再拿去魚市場拍賣，都和碎冰一起裝進這個大箱子裡。車子開到市場路邊，幾個保利龍盒子地上一擺，學著吆喝叫賣起來：「吆——自己抓的，無青免錢」他打赤膊賣魚，曬成赤褐色的皮膚和海水泡太久的頭髮總讓我感覺，他不像個魚販。

生意聽說不錯，但只那麼一陣子後，再看到他時，他貨車上的大魚箱已經拆走。不知道為什麼，他收攤不再賣魚。

有一次在碼頭卸魚碰到他，他忙著把一簍簍齒鯉從船上搬上碼頭。那天，齒鯉豐收，魚價摔跌到二十元一斤，漁船排隊在碼頭邊搖晃，猶豫著該如何處理滿艙的漁獲。海湧伯叫住阿山：「阿山，擺下去自己賣，又不是沒賣過魚。」

「啊——那要拜託人來買，拜託人的事不適點我啦。」阿山搔著後腦，還是把一簍簍魚籃拖進拍賣場，「二十元就二十元嘛！」他回頭對海湧伯苦笑著。我常看到他潛水幫別艘船割除攪纏在槳葉上的繩纜，港口的討海人都知道，他只要被拜託從來都是俐落爽快的答應，但是，他硬是不肯低聲下氣拜託岸上的人來買他親手捕抓的魚。聽說他曾經和買魚的人吵了一架，只因為買魚的人嫌他的魚不好。

石磨

馮輝岳

隔壁的叔婆搬到街上住，她把空屋租給一個叫阿滿的人，我們都稱他滿哥。

滿哥從南部搬來，鑲著一口金牙，個兒瘦瘦小小的。他們夫婦以賣豆腐為業，每天一大早，就挑著熱騰騰的豆腐，在村頭村尾叫賣。

「買豆腐呵——買豆腐呵——」

滿哥的聲音不但宏亮，而且傳得很遠，村婦聽見了，紛紛端著盤子站在門等候。有時候，他也挑到別村去賣。滿哥做的豆腐又嫩又香，全村子的人都知道。

我看過滿哥磨豆子，他雖然長得瘦小，胳膊卻很粗壯。滿哥手握推把，兩腳前弓後箭平穩的推著，石磨嚕嚕轉動，白色的豆汁汨汨流出。每當石磨轉過三四圈，滿嫂就舀一勺豆子倒入石孔。那一座石磨好像特別大，圓滾滾的，表面十分光滑。有一天，我去他家買豆腐，經過磨坊，我使勁推石磨一把，它，竟然一動也不動。

我的房間和磨坊只隔著小小的後院。睡夢中，我經常聞到淡淡的豆香。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三更半夜就得起來磨豆子，做豆腐。不過，上午做完生意，下午滿哥說閒著了。

滿哥真好心，常常把一桶一桶的豆渣，送給我家的豬吃。黃豆營養多，那一陣子，圈裡的大豬長得特別肥壯。在我家隔壁住了五年，滿哥就回南部耕田了。那一座笨重的石磨，因為搬運不便，滿哥很便宜的賣給父親。記憶裡，母親只用它磨過一次米漿。現在，它仍完好的擺在我家後院，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它，靜靜的躺在那裡，好像在懷念那段磨豆子的時光。

沒有風的下午

張曉風

啊，小真真，你哭什麼呢？這樣好的天氣，你的眼睛裏怎麼還下著雨呢？我放風箏，我糊了一天的風箏。可是，它總不起來，怎麼辦呢？它就是不起來！來，小真真，我幫你的忙。你的線一定不夠長，為什麼不找一根長線呢？線不長風箏就飛不起來的。

線很長，真的很長很長呢！我把媽媽的線全拿來了，你看，很長吧？可是，它飛不起來。

啊，小真真，你不知道嗎？你應該拖著線跑的。你不能等著風箏自己飛起來啊！

我知道，我跑了，我跑得摔了一跤呢！可是風箏不起來，它就是不起來——它是永遠飛不起來的了。

哦，小真真，為什麼呢？那一定是，嗯，那一定是你的風箏糊得不好了。

不，不，我的風箏是最好的，我從來沒有糊過這樣好的風箏。大家都說，我的風箏是最好的。

那麼，究竟為什麼呢？為什麼它飛不起來呢？我能幫助你什麼呢？

哦？你能嗎？今天下午沒有風，一點風都沒有，怎麼辦呢？

沒有風，哦，是的，沒有風，那也沒有什麼辦法了，下次再放吧，小真真。

沒有下次了，春天已經快完了，放風箏的時間已經過了。

其實，小真真，為什麼一定要放風箏呢？那有什麼意思呢？就算你放得很高，說不定線斷了，你就什麼也沒有了。與其握著一截斷線，還不如保存著一個完好的風箏，是不是？

不是，當然不是。我做了它，就是要放的，放斷了也沒有關係，比放不上好得多呢！

可是，小真真，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沒有風，我們又奈何？我們是不會呼風喚雨的。

那麼，你呢？你為什麼嘆氣呢？你也放風箏嗎？你也放不起來嗎？

是的，我也放風箏，另外一個風箏。可是，沒有風，我又能怎麼樣？我不能哭——我要是一哭，所有的房子就都要淹水了，小真真的鐵床也要漂起來了。

哦？是嗎？那麼請你不要哭吧，我也不哭了。

對了，小真真，你記住吧，我們都沒有辦法呼風喚雨，但我們總還有辦法叫自己不哭的。瞧，你笑了，對了，就是這樣。我們總能等到一個春天的——一個有風的春天。

雨中行

王鼎鈞

從東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從西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從南面北面的街上都可以望見小樓。

四條街圍成四邊形，樓在中央，她住在樓上，為此，我在四條街的街心鋪滿了腳印。

遠遠望著小樓，望著滿滿一樓窗燈光，我走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又一圈，走過無數無數。

每當樓上漲滿燈光時，我覺得，我是在茫茫海上朝燈塔行駛的一艘船。

我是跪在教堂裡，朝著燭光，默默祈禱的信徒，燭光沾得我滿眼滿眼，滿腔滿腔，滿頭滿頭。那麼遠，那麼微弱的光，卻能夠照亮我的生命，使我望見天國。

這天天氣不好，忽然下雨。可是，我不知道業已下雨。我忽然發覺祇是全身已溼，已經溼透。我手押還拿著傘呢？可是，我已忘記那是一把傘。

我拄著傘柄，在雨中漫步，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每當我仰首望樓時，雨水沿著我瘦長的頸子直瀉而人，蛇一般穿進，沿胸滑下。

我忽然興奮極了，我覺得，此刻真正像是一艘風雨中的歸舟，破浪之聲，驚天動地。

等我低下頭來，望見躁急的雨點敲打在水泥地上迸出來的水渦，渾圓，中心稍隆起，形狀像一個斗笠。十幾萬個這樣可愛的小東西密密麻排了個滿街滿地，像花紋奇異的大地毯。這是為我鋪設的豪華地毯，為我來見她而鋪在地上，鋪滿每一平方尺。

我站在這奇異的地毯上，仰首向天、雙目緊閉，雨點像耳光一樣劈面而來，有一種快樂的痛楚。

如果這是酒就好了，我想。如果有這麼多的酒，這麼多的烈酒，劈頭劈臉澆下來，鑽進內衣，衝擊每一個毛孔，使我成為一個水柱，不，酒柱，使我從毛孔中飲醉，那就更接近戀愛的滋味了。

桂花雨

琦君

中秋節前後，就是故鄉的桂花季節。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彷彿聞到了。桂花有兩種，月月開的稱木樨，花朵較細小，呈淡黃色，臺灣好像也有，我曾在走過人家圍牆外時聞到這股香味，一聞到就會引起鄉愁。另一種稱金桂，只有秋天才開，花朵較大，呈金黃色。我家的大宅院中，前後兩大片曠場，沿著圍牆，種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廳前的庭院中，種著兩株木樨、兩株繡球。還有父親書房的廊簷下，是幾盆茶花與木樨相間。

小時候，我對無論什麼花，都不懂得欣賞。儘管父親指指點點地告訴我，這是凌霄花，這是叮咚花，這是木碧花……我除了記些名稱外，最喜歡的還是桂花。桂花樹不像梅花那麼有姿態，笨笨拙拙的，不開花時，只是滿樹茂密的葉子，開花季節也得仔細地從綠葉叢裏找細花，它不與繁花鬥豔。可能是桂花的香氣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聞，還可以吃。「吃花」在詩人看來是多麼俗氣。但我寧可俗，就是愛桂花。

桂花，真叫我魂牽夢縈。桂花是糕餅的香料。桂花開得最茂盛時，不說香聞十里，至少前後左右十幾家鄰居，沒有不浸在桂花香裏的。桂花成熟時，就應當「搖」，搖下來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鮮，如任它開過謝落在泥土裏，尤其是被風雨吹落，那就濕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搖桂花」對於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著母親問：「媽，怎麼還不搖桂花嘛？」母親說：「還早呢，沒開足，搖不下來的。」可是母親一看天空陰雲密布，雲腳長毛，就知道要「做風水」了，趕緊吩咐長工提前「搖桂花」，這下，我可樂了。幫著在桂花樹下鋪篾簾，幫著抱桂花樹使勁地搖，桂花紛紛落下來，落得我們滿頭滿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桂花搖落以後，全家動員，揀去小枝小葉，鋪開在簞子裏，曬上好幾天太陽！曬乾了，收在鐵罐子裏，和在茶葉中泡茶，做桂花滷，過年時做糕餅。全年，整個村莊，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我回家時，總捧一大袋桂花回來給母親，可是母親常常說：「杭州的桂花再香，還是比不得家鄉舊宅院子裏的金桂。」

於是我也想起了在故鄉童年時代的「搖花樂」，和那陣陣的桂花雨。

阿媽的菜園

林芳萍

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


圓圓的包心菜，還是蹲著打瞌睡。高高的蔥，挺直身體在站衛兵。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香菜的家，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躲在土裡開舞會，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

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

每天一早，阿媽都會到菜園去。她說菜園是她的「運動場」和「老人樂園」，她要去那裡「做一做運動」和「玩一玩」。中午的時候，我們說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

每隔一陣子，阿媽還會在菜園裡「燒草」。這是我弟弟最喜歡的工作。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堆成一座一座小山，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

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再放上報紙和樹枝，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紙扇子搵一搵，嗶嗶啵啵！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

這朵花愈開愈大，愈開愈大，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火又熄了。怎麼會這樣呢？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果然，我看樹枝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像「」的手指，草一丟進去，就燃燒起來了。

快呀，快！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想像自己是勇敢的「救火」員，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當火愈來愈大時，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飄到空中。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這時候，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噢，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

當燒草任務完成時，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爐裡燜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

後來有一次，阿媽要到菜園裡拔蘿蔔，我和弟弟又想幫她的忙。白白的蘿蔔從土裡露出一小張臉，好像在說：「你想看我的真面目嗎？」我兩手抓住它粗粗的葉柄，弟弟抓住我的腰，嘿咻！嘿咻！一起拔蘿蔔！

我們終於成功地、完整地拔起來一條大蘿蔔時，旁邊已經躺了五條身體殘缺的失敗品。我和弟弟看看這堆蘿蔔，又看看阿媽。阿媽說：「今晚吃菜頭湯，明仔透早，我來做菜頭粿，曝菜舖。」

小著自己的小

蕭蕭

車子走在仰德大道上，我們很清楚我們仍然在一個城市裡：路直直而上，好像要去瞻望古聖先賢，孔丘與顏回，車子匆匆急急，好像逆向而分明的兩條水，涇與渭。這是一個大都城才有的寬闊，大都城才有的流水。

等到車子轉入巴拉卡公路，我們才敢於卸下屬於大都城才有的慌急與污穢。步行進入蝴蝶花廊時，白雲在面天山那邊，有時像一條圍巾，隨意圍著瀟灑與寧謐；有時又散成如蘭的氣，不知道在誰的口中吞吐吐來來去去；有時一揮（也不知道是誰那麼一揮），又成一幅紗縵，把人語與蛙鳴隔離，把此刻與過去隔離，把聽覺與視覺隔離；我們終於確信：人也不過是山中會動的草木而已，煙嵐不怕你，蟾蜍不怕你，橫空而來的樹枝當然也不怕你。

我們向夜色走去，夜色又從後面緊追不停。

我們舉起手電筒向黑夜要一個直筒的洞，黑夜卻給我們許多不規則的驚喜。在黑夜裡的大屯山，我們的眼睛不一定看得更多，可是，我們的心卻彷彿更開闊，彷彿可以感知蟲為什麼而吟，雲為什麼而起，心為什麼想靠近天邊的那顆星。

對於山與夜，多少我們都有一些敬畏的心，在黑夜裏的大屯山，我們小心地踩踏，小心地喧嘩，惟恐驚擾了夜之神、山之靈。

忽然，有人驚叫：

「螢火蟲！」「在那，在那！」

「在哪？」

「啊！我看到了，綠光耶！」

巨大的大屯山，無邊的寂，卻因為兩隻小小螢火蟲，又活了起來，大家爭著靠近螢火蟲，追索綠光，十二歲的孩子說他第一次看到螢火蟲，「真的提燈籠耶！」

這樣的興奮，令人心疼。

偉人一樣，宏壯的大屯，篤定、深沉，卻因為小小的螢火蟲而有了不同的生氣，不同的靈魂。小小螢火蟲，讓我們一群夜遊的大人、小孩一路喧嘩到二子坪，抬頭一望，疏疏落落十幾顆星，還以為是螢火蟲飛上了天，在那兒眨巴眨巴地眨著眼睛。

小小螢火蟲不也帶來了大屯山所不能釀造的歡欣？

小小螢火蟲，小著自己的小，所以亮著自己的亮，神著自己的神。

冬日隨筆·簡單

陳幸蕙

喜歡過簡單的生活，而冬日的寒冷，正為日子提供了一份簡單與乾淨的感覺。

所有的浮華、繽紛、塵囂，在冬日都安靜下來了；平常藏污納垢的人性死角裏，一切打掃不到的腐敗細菌，此刻也彷彿凍結僵死了。冬日，其實是一段可愛而不應加以詛咒的年光，因為，那是人比較理智、比較清醒、比較虔誠，也比較充滿愛心的季節。肅殺的天地，徹骨的凜冽，空曠寂寥的原野，廣漠浩瀚的星空，在在都引人走向深思反省的大道；大自然的啟示，勝過一切語言文字的雄辯，再怎麼浮誇的人，到了冬日，也不免變得沉默、謙卑起來。

在冬日，我原以為，生命會萎縮、慵懶、睏倦的，卻不想，冷，竟是一種如此有效的刺激，一種如此嚴格的收斂，它澆熄了人平日囂張的氣焰，讓人從虛飾矯作的複雜中，釋放出來，重返質樸單純，並開始以一種比較莊嚴的心情，去過簡單的日子。

而生命中的簡單，該有多好啊！林肯說：「讓我們擁有複雜的頭腦，和一顆簡單的心。」——簡單的心，使人活得輕鬆、活得怡然，使人與整個世界更能和諧共處；在這個處處複雜、心機重重的世代，我們豈不應該歌頌簡單？

因此，沍寒冰封的隆冬，我們實在不必以太多的時間，躲在室內取暖，而應比其他季節，有更多走向屋外、走向自然、走向山林原野的機會才是——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如此的體會，如此的「絕」句，也只有在深冬大雪紛飛，感到天地歲月如此荒寒無極時，才能領略。而張岱的（湖心亭看雪），記湖上影子——

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及至到得亭上——

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飲。……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使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冬，實際上是一個最能展現生之熱情、率性之美，更能令人體會天地與我同在的季節。